

# 編者的話

本期乃《弘道》創刊以來的第 50 期，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期數。作為《弘道》的主辦者，香港道教學院也於不久前迎來了她 20 歲的生日。在這個特殊的日期，回顧歷史、展望未來，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。為此，我們特邀香港道教學院的行政主任李永明先生撰寫了一篇文章，介紹香港道教學院的發展歷程和未來藍圖，希望讀者能從中更多地瞭解這所勤於耕耘、默默奉獻的學院。

本期「道教論壇」安排的文章，分別涉及道教發展之「弘教與弘道」的關係，以及道教研究中的翻譯借鑒、田野調查等問題。其中，戈國龍先生區別了「弘教」與「弘道」的基本內涵，以為兩者之間可以有一種相互增上、良性互動的關係，並從「教育誰」、「誰來教」、「教甚麼」和「怎麼教」等視角來具體地剖析了這種關係。朱越利先生藉其主編的論文集《理論·視角·方法——海外道教學研究》與「道教學譯叢」等書，討論了道教研究中的「跨文化視角」問題，認為：從文化差異的角度來講，外國學者對一些有關道教研究的問題雖然存在著誤讀錯解，但它們依然是道教研究的一部份；因此，瞭解並介紹海外道教學成果和學者，認識各國道教學的方法論特點，對於中國學者來說是一項重要的工作。葛榮晉先生則根據田野調查所得材料，對作為道教「十大洞天」的王屋山之全真道發展狀況進行了梳理，並呼籲學界應當重視開展田野調查、搶救各種碑刻資料。正如我們在第 49 期「編者的話」中所說，關注道教在現實社會中的發展與推動學術研究的不斷進步，乃是本刊的一貫宗旨。不僅如此，瞭解國外的學術觀點、借鑒同行的研究成果、開展廣泛的田野調查、搶救「藏外」的各種資料、選擇全新的觀察視角、進行交叉的學科比較，同樣是本刊所極力倡導的。所以，我們在選擇、編輯來稿時，也頗為此花費心思。葛榮晉、朱越利、戈國龍三位先生，皆是當今的著名學者，感謝他們對本刊的惠賜，令我們有機會在這一欄目中向讀者展示學界的不同風格！

其他欄目的精彩文章，在此難以逐一贅述。諸文之最具份量且可能引起爭議者，恐怕當推尹振環老先生〈簡帛對今本《老子》的顛覆不能熟視無睹——揭穿唐玄宗對《老子》的瞞和騙〉一文。在這篇文章中，尹振環先生根據上世紀七十年代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《老子》甲乙本、九十年代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楚簡《老子》以及北京大學歷史系新近收藏的西漢竹書《老子》等，對「今本」《老子》的各種錯訛進行了批評，同時認為：今本《老子》產生錯訛的「客觀原因」是次要的，其與「古本」的不同乃是唐玄宗為了維護皇權、加強專制而故意「篡改」的。這種說法，可謂是向《老子》版本學界提出了一個挑戰性的尖銳問題。本來，我們準備將此文安排在「特稿」欄目，以圖引起大家的注意；但是，因為這期需要刊登紀念香港道教學院成立 20 周年的文章，所以只好將其置於「道教經典」欄目。希望有關學者能夠本著「百家爭鳴」的精神，對該文觀點進行回應，讓人們更多地瞭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